

文艺论丛

113103

13

文艺论丛

· 13 ·



A0117996

目 录

“浮士德精神”简析·····	董问樵 (1)
从《十四行诗集》认识莎士比亚·····	赵毅衡 (19)
《死魂灵》论·····	颜 雄 (53)
沃罗夫斯基论文二篇·····	程代熙 译 (87)
论批评 ·····	[英]蒲 伯 作 应非村 译 (127)
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肖像描写 ·····	[苏]娜乌莫娃作 韩 维 译 (157)
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	张 韧 (169)
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振铎 (205)
试论苏轼的山水诗·····	曹济平 (240)
张孝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宛敏灏 (256)
说《长恨歌》 ——《白诗笺说》之一 ·····	周 天 (276)
试论唐代传奇小说的几个特点·····	谈凤梁 (340)
从蒲松龄的诗、词、曲、文看《聊斋》·····	蔡国梁 (371)
从几个人物看《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吴功正 (401)

1206
0040
11353

“浮士德精神”简析

董 问 樵

问 题 的 提 出

自《浮士德》诗剧问世以后，一百五十余年来，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包括评价、考证、诠释以及争论等，德文资料十分浩繁，还有不少其他外国文字的研究，所谓“浮学”曾经盛行一时。其中当然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理解。我们先举一个反面的例子：赫尔韦格在一八三九年所撰的《三个民族中的浮士德》一文中，批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德对歌德及其《浮士德》的误解。桑德认为歌德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的，算不得诗人，纵然算是诗人，也是一位没有理想的诗人，因为据她看来，歌德只塑造了人，用她的话来说：“他只表现了现实的人，而不是理想的人。”此外，她还闹了一个笑话，她以为浮士德应将“原始有为”的《圣经》译文，改为“原始有爱”。由于桑德根本不了解歌德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并且没有见到《浮士德》第二部，所以轻率地下了错误的论断。另外，我们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最早看出这部诗剧的特殊意义的人是海涅，他认为诗剧是对德国的命运，即对新的

德意志人的预感。他在一八三二年所写的《浪漫主义派》一文中说：“德国人民本身就是那位知识丰富的浮士德博士，就是那位理想主义者，他同精神在一起，最后理解到精神的不足，而要求物质的享受，恢复肉体的权利……不过要等待一些时间，那些在诗剧中所深刻地预言出来的东西，才在德国人民中间得到实现，德国人民才理解通过精神来夺取精神，从而要求物质的权利，这样就有革命，即宗教改革的伟大女儿。”

从海涅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德国要经过革命，才能实现诗剧第二部最后一幕中所预言的“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那种社会，而浮士德就是德国人民，就是新的德意志人。这在一百四十余年以前是多么深刻而明察的见解！由此在“浮学”的研究中，出现所谓浮士德式人物或“浮士德精神”的问题。勒施在所著《德国文学的基础、风格和形象》中，指出“浮士德精神”（他使用“浮士德思想”）如何被滥用和曲解的历史：自从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吹捧浮士德为德国的民族英雄；后来希特勒法西斯利用浮士德形象来搞他们对行动的迷信，硬说浮士德真正代表日耳曼的伟大。这都是出于反动的政治意图。至于施彭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称西方国家的文化是正在走向末路的浮士德文化，这是悲观主义的唯心观点，而且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物精神和文化，与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的等同起来，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

所谓“浮士德精神”，是指浮士德这种人物的精神，而不是指《浮士德》这部书的精神，后者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好比说，孙悟空的精神并不等于《西游记》的精神。不过“浮士德精神”必须从《浮士德》悲剧中去理解，所以本文先综合地叙述《浮士德》一书的内容概要，以此为依据，再分析浮士德这个人物精神的主要特

征,最后作出适当的结论。

《浮士德》悲剧的剧情概要

歌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是德国的大诗人和思想家。十七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叶,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就在于反对封建的压迫和教会的桎梏,宣扬人道主义,为推翻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好思想准备。歌德的文学活动紧密地结合了这个时期重大的历史事变,特别是他的悲剧《浮士德》就是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的体验、追求和发展,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的民族形式中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

《浮士德》悲剧^①是歌德以毕生的精力创造出来的代表作。歌德取材于德国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并根据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德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个人的长期的生活经验,前后经过六十余年的惨淡经营,才完成这部巨著。它是用多种诗体的韵文写的,共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行。全剧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物的发展,表现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的基本思想和一贯精神。照歌德自己的说法,在第一部中,浮士德还处在“小世界”中,追求“官能的”或“感性的”个人生活享受;在第二部中浮士德进了“大世界”,追求“事业的”享受。

第一部中的“天上序幕”可视作全剧的一个总纲。这是采用《旧约》中“约伯记”的旧形式,但注入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新内容。上帝本身是代表“善”,魔鬼本身则代表“恶”。双方谈到世人——浮士德,魔鬼便和上帝打赌:他认为浮士德无限追求,

^① 文中所引的诗句均是本文作者根据德文原著译出的。

永不满足，他可以引诱浮士德走上魔路。上帝认为人在努力追求的时候总是难免迷误，但好人在黑暗中终会找到光明大道，因此便接受了魔鬼的打赌。在上帝看来，人的精神容易萎靡，贪求安逸，魔鬼能起刺激作用，而这一赌赛，魔鬼最终将会失败服输。

悲剧第一部开始时，年逾半百的浮士德困坐在中世纪的书斋里，他对旧的书本和知识十分厌倦，同时感到大自然和人生在向他召唤。他怀疑，他绝望，企图自杀未果。魔鬼靡菲斯陀非勒司乘虚而入，他和浮士德订约：自愿充任浮士德的仆人，尽量满足后者的一切需要，但是在浮士德满足现状的一瞬间，奴役便解除，浮士德的灵魂便永远为魔鬼所有。

订约以后，浮士德被引入地下酒店，一度参与无聊的吃喝；接着在巫厨里喝了返老还童的药汁，恢复青春。浮士德在街头遇见了一个小市民家的少女葛丽卿，由于魔鬼的帮助，获得了她的爱情。后来这个天真美丽的少女，因用安眠药过重毒害了自己的母亲；她的哥哥为了阻止幽会而死在浮士德的剑下；她神经错乱，溺死了自己的婴儿，而被关进死囚牢；浮士德虽然偷进狱去想劫走她，但她拒绝，甘愿领受死刑，悲剧的第一部到此结束。狱中对话，在作者笔下，确是回肠荡气之作。

葛丽卿之死，使浮士德良心上受到莫大的创伤，他为了今后继续活动，而且是从“小世界”进入“大世界”，必须有一个精神上的复苏过程。所以悲剧第二部开始时，浮士德卧倒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落花缤纷，精灵载歌载舞，使他忘记了过去罪恶。一觉醒来，获得新生，目睹瀑布的虹彩，领悟出“人生就在于体现出虹彩缤纷”。魔鬼把他带到一个皇帝的宫廷里，这时封建朝廷正感到财政困难，惶惶不安，浮士德和靡菲斯陀建议发行纸币，暂时度过难关。皇帝知道浮士德擅长魔术，要他召唤希腊美人海

伦出现，供大家欣赏。浮士德借助魔法召来巴黎斯和海伦的灵魂，当这对美男美女互相爱恋时，浮士德情不自禁，用魔术钥匙触到巴黎斯身上，于是精灵爆炸，化为烟雾，浮士德也晕倒在地。靡菲斯陀把昏迷的浮士德背回到从前的书斋，这时浮士德的助教瓦格纳制造出一个人造人“霍蒙苦鲁斯”。这个装在玻璃瓶里的小人儿，看出浮士德在昏迷中所梦想的是希腊美女，于是带领浮士德和魔鬼飞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浮士德得到巫女曼陀的帮助，感动地狱女主人，使海伦复回阳世。

在这段时间里，浮士德已成为一个城堡主人。浮士德与海伦相爱，生子欧福良。欧福良生下不久，就漫无限制地去追求解放，飞向高空而陨落。随着儿子的消失，母亲海伦也回到阴司。她只留下衣裳，化为云气，托着浮士德回到北方。

浮士德驾云降落在高山之顶，他俯瞰海滨潮汐的涨落，顿起雄图，想围海砌堤，填平海滩荒地，为千百万人开疆辟土。这时正值封建帝国发生内战，浮士德为皇帝效力，借助魔鬼的魔术打败对方，赢得战争，获得海边封地。

浮士德填海有了成就，想在这儿建立乌托邦式的人间乐园。魔鬼利用战争、海盗和贸易三位一体的方法，也即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方法发财致富，浮士德对此却悄然不乐。这时浮士德已活到一百岁的高龄，忧愁袭来，双目失明。为了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他吩咐靡菲斯陀多多招募工人，用各种方法，如“报酬、引诱甚而强迫”。他听到铁锹和铁铲的声音，以为在开挖壕沟，实际上是魔鬼在为他掘墓。他领悟到智慧的最后结论是：“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他憧憬着“自由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怀着幸福的预感，对于这一瞬间不禁失声叫道：“你真美呀，请你停留！”于是他倒地而死，靡菲斯陀根据契约，正要攫取浮士德的灵魂，但天界仙使飞

来，撒下玫瑰花，化为火焰，驱走魔鬼，而将浮士德的灵魂拯救上天。

以上是《浮士德》悲剧的剧情概要。全剧贯串着辩证的精神。它表现在浮士德与靡菲斯陀的两极对立上。剧中除了浮士德本人而外，只有第一部中的葛丽卿是完美的人的形象，瓦格纳不过起对比的作用。其余的都是神、鬼，或作为某一类的代表，带有插曲性，转瞬即逝，而始终贯串全剧的一人一魔，一主一仆，如影随形，如呼与吸，如问与答，相反相成，相生相克，正是辩证法的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的基本原则的体现。浮士德向往光明，肯定事业，在群众当中才感到自己真正是个人，他不断追求美好崇高的东西，时时刻刻感到“有大事情在吸引我”。靡菲斯陀是个虚无主义者，他鄙视人，把人叫作“长足蝗虫”，以鄙夷不屑的态度对待人的理性，认为理性“把人类变得比畜牲还要畜牲”。他对自己的本质，曾在“书斋”一幕中向浮士德说明：“我是经常否定的精神！这原本有理；一切事物有成，就终归有毁；所以倒不如根本无成。你们叫作罪孽、毁灭等一切，简单说，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

靡菲斯陀通过魔镜中的美人影子，引诱浮士德走上官能享受的道路，但是当浮士德转入爱情时，他就把浮士德从葛丽卿手里夺去，带浮士德去赴放情纵欲的瓦普几司之夜。结果枉然！浮士德在迷雾中仍然看出葛丽卿的影子，冒一切危险去营救她，他达到新的更高的立场，使靡菲斯陀的阻挠失效。靡菲斯陀第二步所下的钓饵，是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宫廷里那种腐化生活，一开头就使人感到无聊，所以他不得不赶快帮助浮士德另外寻找一个更迷人的对象，召唤古希腊美女海伦的灵魂出现。可是浮士德虽然进入“美的世界”，并没有沉迷下去而不能自拔，他不久就越过艺术上的满足，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重新和

社会生活取得联系。在最后阶段上，靡菲斯陀引诱浮士德取得经济控制力量以后，派遣“忧愁”去麻痹浮士德的决心，使他双目失明，不能亲眼看见自己全心全意所努力经营的崇高事业，而终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结果又是枉然！浮士德对于客观事业的追求，已大大超过他主观上本能的满足，“内心的光明”代替了他的视力：“面前的黑暗似乎越加深沉，可是内心中却闪烁着灿烂的光明。”于是浮士德又达到了更高的立场，从根本上承认集体性生产活动是人类继续发展的基础。

浮士德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不断向前，不断向上，不断提高的运动。这是实践的过程，也是认识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不断受教育的过程。根本上说来，浮士德和靡菲斯陀是人的一分为二，是人的两种精神，是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浮士德最初说：“在我的胸中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分离！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七情六欲固执着凡尘；一个硬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由于有两种精神，所以浮士德充满着矛盾，而且在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发展；不过在两者当中，还是向上的精神是主导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浮士德精神”，它不仅是联系悲剧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思想线索，而且也是全剧的中心问题。

所谓“浮士德精神”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先要澄清几种错误的论点：

赫特涅在他的《十八世纪德国文学史》中论《浮士德》说：“如果第一部的神奇的力量和深度，在于浮士德是一个完全明显的、可信的人物，而同时又是进取的人的精神和普遍人类观念的象征代表，那末，在第二部中则人类观念本身成了主角。这儿人类

发展的主要方向史取代了浮士德的历史；一部用诗歌写的哲学史取代了悲剧。”

赫特涅把《浮士德》悲剧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思想统一性和艺术完整性割裂了，他不了解浮士德这个人物是不断发展，不断向上和不断提高的，换言之，也就是根本上没有正确理解“浮士德精神”。

卢卡契在他的《浮士德研究》中称《浮士德》是人类的戏剧。他使用具有生物学意义的“Menschengattung”(人类)这个词儿，而不使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Menschheit”(人类)这个词儿。这样一来，就抹杀了《浮士德》悲剧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作用。卢卡契设想有种“人的核心”或“人道的核心”在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变，个别的人不过是这种不变核心的具体实现。他硬说“《浮士德》本身剧情的对象就是为人的内在核心而斗争……这种斗争集中在浮士德与靡菲斯陀非勒司的决斗中”。

卢卡契无视人总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人，而想象有种不变的人的内在核心，这是形而上学。悲剧的末尾倒是出现了天使与魔鬼之间为了争取浮士德的灵魂而展开的一场决斗，但这不过是诗人的比喻手法，而灵魂也决不等于精神，尤其不是贯穿全剧的精神。

柯尔夫在他的《歌德时代的精神》中，认为在《浮士德》诗剧的背后有一种宗教存在。不过浮士德式的宗教与基督教的宗教不同：“基督教的宗教完全强调信仰。它教导人相信神和神的宽恕。它是从人的软弱性出发。浮士德式的宗教完全强调永远的进取。它鼓励人相信自己。它指靠着人的坚强性……基督徒的最重要的道德是忍耐，就是坚决地忍受痛苦。浮士德式的人物的道德则是用加倍的努力来答复任何失望。……基督徒实际上尽量避开魔鬼，而浮士德式的人物甚而不怕和魔鬼订约。”所以

前者主要是具有消极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具有积极的特征。

柯尔夫虽然指出了浮士德精神的一些积极的方面，然而他错误地提出了“浮士德式的宗教”，而且用来和基督教相比，这是唯心主义的。《浮士德》悲剧中展现出泛神论思想，认为神与大自然是一体，把神融化在大自然中，便否定了超自然的本源而成为无神论，这是早期的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因此，与其说浮士德是有神论者，不如说他是无神论者，不应当提出“浮士德宗教”，而应当提出“浮士德精神”，才能得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

浮士德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或者说，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然而浮士德是个德国人，德国当时虽然接受到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封建势力过分强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还非常薄弱。这种先进思想与落后现实的矛盾，也反映在浮士德身上，表现为充满矛盾的精神：有进步的方面，也有局限的方面，而前者是主要的。正如海涅所说：“随着浮士德的出现，中世纪的信仰时期结束，现代批判的科学时期开始了。”因为“知识化为语言，语言化为行动，我们有生之年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生活。”

为了避免种种穿凿附会，我们直接根据《浮士德》悲剧中角色的表白和剧情发展，来分析“浮士德精神”的几个主要方面：

（一）永不满足现状。在悲剧第一部“天上序幕”里，魔鬼靡非斯陀同天帝的对话中对浮士德作了初步的描叙：

不错，这傻瓜为你服务的方式特别两样，
尘世的饮食他不爱沾尝，
他野心勃勃，老是驰骛远方，

也一半明白自己的狂妄；
他要索取天上最美丽的星辰，
又要求地上极端的放浪，
不管是人间或天上，
总不能满足他无餍的心肠。

魔鬼从相反的方面来否定浮士德，实际上是肯定了浮士德。所谓“要索取天上最美丽的星辰”，就是要探索宇宙的奥秘，“要求地上极端的放浪”，就是要体验人生的广度和深度。浮士德不论在对大自然的探索或人类社会的体验中，总是不断前进，永不停止在一点上，所以说“总不能满足他无餍的心肠”了。

我们再看看浮士德自己的表白。在悲剧第一部“书斋”那场中，魔鬼与浮士德打赌，浮士德说：

倘使我一旦躺在逍遥榻上偷安，
那我的一切便已算完！
你可以用种种巧语花言，
使我欣然自满，
你可以用享受将我欺骗——
那就是我最后的一天！
我敢和你打赌这点！

接下去又说：

假如我对某一瞬间说：
请停留一下，你真美呀！
那你尽可以将我枷锁，

我甘愿将自己销毁！
那时我的丧钟响了，
你的服务便一笔勾销；
时钟停止，指针落掉，
我在世的时间便算完了。

浮士德洞悉生活的辩证法：快乐必然同时包含痛苦；一种欲望得到满足以后，必然又唤起新的欲望；一种要求达到后，必然又产生新的要求。他自己永不满足于现状，要不断地追求和探索。

从上面剧情概要，可以看出浮士德不断追求和探索的历程：浮士德厌弃了中世纪的知识，去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官能享受。但是地下酒室的吃喝引起了他的憎恶；与葛丽卿相恋成了悲剧；这都没有使他得到满足。于是浮士德转而追求事业的享受。但是他为宫廷服务，并未受到皇帝的重用，只被看作俳优一类的魔术师；他去追求古希腊的美，结果只得到古典美的形式——海伦的衣裳；这也没有使他得到满足。最后，他抛弃个人享受，企图为集体谋求福利。这在他不断追求和探索的历程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的进步。所以歌德曾对艾克曼说：“浮士德本身的活动，越来越崇高，越来越纯洁，一直到死为止。”

(二) 不断追求真理。浮士德精神的另一方面是不断追求真理，即对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在悲剧第一部开场时，浮士德对于中世纪的知识，感到怀疑和不满，甚而感到绝望。所以他不惜钻研魔术，去追求知识：

所以我才把魔术钻研，
看是不是通过神力和神口，

将一些神秘揭穿；
使我不要再流酸汗，
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对人瞎谈；
使我对于统一宇宙的内在奥秘，
有所分辨，
使我能观察一切活力和种原，
不再凭口舌卖弄虚玄。

要认识“统一宇宙的内在奥秘”及“活力和种原”，这是中世纪的文化水平所达不到的。当然魔术更是办不到的。现代科学对物质和物质运动的分析，已由分子原子的层次，到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层次，再到层子的层次……客观物质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浮士德的上述自白，只表明他对客观真理的不断追求。

浮士德还尽量体验人类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在悲剧的第一部“书斋”那场中，浮士德对魔鬼说：

你听着，值不得再把快乐提起。
我要委身于最痛苦的享受，委身于陶醉沉迷，
委身于恋爱的憎恨，委身于爽心的厌弃。
我的胸中已治愈了求知的渴望，
将来再不把任何苦痛斥出门墙，
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
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
我的精神要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
将全人类的苦乐堆集在我心上，
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

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

资产阶级在上升和发展时期，具有不断向外发展，向前进取的积极精神，反映在它的思想代表——浮士德身上，便是将全人类的苦乐堆集在自己方寸之间，使小我扩展为全人类的大我。这是哲学的理想，也是幻想，是自豪，也是诗意的夸张。

浮士德经过漫长的生活历程，从为宫廷服务，陶醉在古典美的世界中，转到向大海争地，开辟荒滩，为千百万人的安居乐业而奋斗，终于达到智慧的最后结论，即认识到人生的真理。在悲剧的第二部第五幕“宫中的广大前庭”那场中有一段较长的自白：

有一片泥沼延展在山麓，
使所有的成就蒙垢受污；
目前再排泄这块污滞，
将是最终和最高的任务。
我为千百万人开疆辟土，
虽然还不安定，却可以自由活动而居住。
原野青葱，土壤膏腴，
人畜立即在崭新的土地上各得其趣。
勇敢勤劳的人筑成那座丘陵，
向旁边移植就可以接壤比邻！
这里是一片人间乐园，
外边纵有海涛冲击陆地的边缘，
并不断侵蚀和毁坏堤岸，
只要人民同心协力就可以把缺口填满。
不错！我对这种思想拳拳服膺，
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

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
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不断出现危险，
使少、壮、老都过着有为之年。
我愿看见人群熙来攘往，
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
你真美呀，请你暂停！
我有生之年留下的痕迹，
将不至于永远湮没无闻——
现在我怀着崇高幸福的预感，
享受这至高无上的瞬间。

浮士德认识到人生的真理，就是：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享受自由与生活。这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唯物主义的精神。同时他肯定集体生产劳动的意义，憧憬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已接近空想社会主义。

(三)重视实践和现实。总结和检验真理只有通过实践，而实践不能脱离现实，所以浮士德特别重视实践和现实。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亦称人文主义)。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哈姆雷特只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但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的作用，只是用怀疑哲学的方式，提出“存在与不存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未予以解决。浮士德则肯定人的作用，肯定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在悲剧第一部第三

^①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第4卷，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87页。